

江城

· 美文

A15

师次圌山

明末清初 张煌言

长江如练绕南垂，
古树平沙天堑奇。
六代山川愁锁钥，
十年父老见旌旗。
阵寒虎落黄云净，
帆映虹梁赤日移。
夹岸壶浆相笑语，
将毋僕后怨来迟。



张煌言（1620—1664），南明儒将、诗人，著名民族英雄。字玄箸，号苍水，汉族，鄞县（今浙江宁波）人，崇祯举人，官至南明兵部尚书。南京失守后，与钱肃乐等起兵抗清。后奉鲁王，联络13家农民军，并与郑成功配合，亲率部队连下安徽20余城，坚持抗清斗争近20年。至南明永历元年，永历帝、监国鲁王、郑成功等人相继死去，煌言见大势已去，遣散余部，隐居不出。于南明永历十九年被俘，后遭杀害。其诗文多是在战斗生涯里写成，质朴悲壮，表现出作家忧国忧民的爱国热情，有《张苍水集》行世，张煌言与岳飞、于谦并称“西湖三杰”。

师次，部队驻扎停息。

山，在镇江市东，濒临长江，形势险要。师次圌山，就是部队驻扎停息在圌山。1659年5月，郑成功率军由崇明入江，6月，张煌言带兵进驻圌山，诗即写于此时。

“长江如练绕南垂，古树平沙天堑奇”，练，白绢。南垂，南部边境，此处当指东南地域。平沙，沙滩。天堑，指天然形成的隔断交通的大壕沟，多指长江。首联写圌山地形险要。“六代山川愁锁钥，十年父老见旌旗”，六代，指三国吴、东晋和南朝之宋、齐、梁、陈。锁钥，喻指出入要道、军事重镇。十年，意谓十年以后。此时这里已被清兵占领十四五年，

“十年”在这儿为约数。旌旗，在这儿借指军士。颔联指出圌山在历史上一直是军事重镇，明军来到这里具有重要的意义。

“阵寒虎落黄云净，帆映虹梁赤日移”，阵寒，军阵上方云气寒凉。虎落，古代用以遮护城邑或营寨的竹篱，此处作军阵分界的标志。《汉书·晁错传》：“要害之处，通川之道，调立城邑，毋下千家，为中周虎落。”颜师古注：“虎落者，以竹篾相连遮落之也。”王先谦补注：“於内城、小城之间，以虎落周绕之，故曰中周虎落也。”黄云净，此处指战事平息。虹梁，指高空中的彩虹。颈联表现明军声势，陆地上兵阵整齐，水面上

战船映日。

“夹岸壶浆相笑语，将毋僕后怨来迟”，壶浆，“箪食壶浆”的省称。指老百姓用箪（圆形竹器）盛饭，用壶盛汤来慰劳他们爱戴的军队。毋，不要。僕，等待，引申为盼望。尾联从两岸老百姓“箪食壶浆”的热烈欢迎中，反映出明军的行动符合广大百姓的意愿。虽然这次战争没有取得胜利，但诗人忠于故国的炽热心怀仍强烈地感染着人们。

（朱秋霞）



几片茉莉， 酝酿一盏茶的慈悲

■文/悟澹

在片段的记忆中，我曾经和茉莉花茶邂逅过，茉莉花茶的味道在记忆的深处，依然那么口感柔和、不苦不涩，那种感觉，一如做人般婉转淡雅。

在岭南，茶是生活的必备。在形形色色的生活倒影中，你会发现，在百味掺杂之中，茶的淡雅是多么的怡心。在岭南诸多茶种中，茉莉花茶显得别具一格。梅雨时节的岭南，或在水乡建筑中、亭台楼阁中、岭头山色中、青灯古卷中，沏上一壶茉莉花茶，在水的灵性和茉莉花的芬芳中，滋养着自己的心灵。

曾经，师父时刻叮嘱我要学会和自己对话。在生活的恍惚间，忽然发现，自己一人默默地手捧着壶茶，在桌前放着一卷经书，看似没有生命迹象的茉莉花茶，在万籁俱静之中，茶也可以与你对话。

自觉觉他，茉莉花便是如此。茉莉花的淡雅邂逅了茶的朴素，在色、声、香、味、触、法中不增不减。当静静地聆听茉莉花与茶的对话之时，你会蓦然发现，滋润在口中的茉莉花茶，是一杯慈悲的茶，一盏包容的茶，在一次次的滋润之中让自己豁然开朗。此刻才明白，原来在纠缠之中“色类自有道，各不相妨恼”需要的是相交和相容。

与之比较，茉莉花茶不会像桂花茶那样香味馥郁，但是茉莉花茶的温和是我最喜爱的，而对茉莉花茶的喜爱更多在于这茶亦如隐士那般宁静致远。我喜欢“流水任意景长静，花落虽频心

自闲”的意境。自然万物都有属于自己的本性，随着季节的变幻完成自己生命的开始与结束，但是我们内心的世界，只要不受外物干扰，便安闲自在。茉莉花茶不随外物的改变而凋落，与绿茶茶坯进行拼和、窨制，在相容中酝酿出一番独特的香味，鲜灵、持久地滋润着每一位茶客的心灵。

我曾经梦到流水的一湾，坐落着一家茶馆。一盏清茶，伴着几片茉莉，一缕茶香夹杂着花香从细雨中飘来。悠闲地打开书卷，翻破几许人世的奔波，我是这家茶馆的过客。

或许在来来往往的人情世故中，这只是梦；或者如诗人杜甫说的“花径不曾缘客扫，蓬门今始为君开”那般，待明月可人，清风披坐，一杯茶，几片茉莉花都可以让我们感悟生命的智慧。青青翠竹尽是法身，郁郁黄花无非般若。当乐境而不能享者，毕竟是薄福之人。在一杯清茶中体验朴素的真谛，在几片茉莉中感悟灵性的滋润，在不苦不涩中品味甘甜，方才是浮生半日悠闲人。

茉莉花和茶水相容了，必然知道随缘便是造缘；在相容的过程中，各有各的滋味，各有各的人生酝酿，必然懂得顺事自然无事；在包容与接纳的容器中散发出各自的味道，必然明白在一盏茶杯中亦如在体验心灵的慈悲。

茉莉花茶，在心平处无需持戒，在行直处不用参禅。几片茉莉，酝酿一盏茶的慈悲！

黄雀风中濯枝雨

■文/霜月醉翁

农历六月是盛夏，诸暨人俗称“六月夏天”。夏天炎热不宜储存食品，在以食为天的中国，六月便没极盛大的节日。

五月有端午节，六月自然也有六有六。六月六，古时称之为“天贶节”，或叫“半年节”，现在不少地方还是比较讲究，比如我的家乡马剑镇，叫“过小年”。古时马剑的小年，很讲究仪式，节前要接三神（土地神、胡公、朱老相公），置三牲祭祀，小年的早晨，族人抬出三神迎归，长铳、大锣、龙凤旗、宫灯一路的热闹。到了晚上各家都会邀请各方亲朋好友聚餐同乐，这个习俗现在还流行着，只是日子不限于六月六一天。

清乾隆学者李吉昌在《南龙志·地理志》里这样记载：“六月六栽秧已毕，其率分食如三月然……曰过六月六也，其用意无非攘灾祈祷，预祝五谷丰盈”。六月六其实就是青黄不接时的一个农事祈福节日。

六月六在宋代叫“天贶节”，“天贶”就是“天赐”之意。《宋史》记载：“真宗四年，诏以六月六日天书再降日为‘天贶节’。”这是说宋真宗赵恒下诏，有一年六月六，天赐给他一部天书，便定这天为天贶节。当时还在泰山脚下的岱庙建造一座天贶殿。宋真宗的天书自然很早被人遗忘，但六月六，许多地方的群众还是翻晒衣裳、书籍，沐浴人畜，嫁女回娘家，有称为“洗晒节”、“晾经节”和“回娘家节”的。

西汉刘歆整理的《三统历》

将小暑作为六月节，文载：“小暑为六月节，大暑为六月中气，小暑大暑，就极热之中。”他是根据节气来说的。

南宋陈元靓编撰的《岁时广记》记：“南中六月有东南长风至，时海鱼化为黄雀，故俗名黄雀风。”黄雀是一种漂亮的鸟儿，叫声也很动听，黄雀自然不是海鱼化成的，它是一种夏候鸟，春秋两季都要迁徙，夏季它在我国许多地区停留栖息，古人就以为它是夏天的海鱼变化而成的，不过这为夏天的东南长风平添了一种诗意。

和黄雀一样有诗意的是六月的大雨，晋周处《风土记》中载：“六月有大雨，名濯枝雨。”濯的意思是洗，也就是说六月的雨，如不成灾，那是能洗茎润叶的，也便是汉代哲学家董仲舒所说：“太平之时，雨不破块，津茎润叶而已。”唐诗人魏知古有诗：“濯树林杏发，润叶渚蒲生。”写的就是这种意境。

六月的雨水还有一个用处，就是酿酒。《岁时广记》载：“暑月候大雷霆时，收雨水，淘米烧饭酿酒，名曰霹雳酒。”淘米烧饭而酿制的酒，便是我们这一带农村现在还常酿制的米酒，可惜现在空气质量不尽如人意，怕是没人敢用雷阵雨的雨水去酿酒了。

在黄雀风里听濯枝雨洗涤枝叶，没有霹雳酒可以用喝点农家自烧的红高粱。如果适逢四年一次的世界杯，在电视里看足球界的大腕在濯枝雨中奔跑，这是在六月夏天闷热里的一种惬意。